

阿根廷大選後的政局及其影響

王建勛

壹、阿根廷恢復民主政治的背景

在十九世紀末期，阿根廷本已走向自由主義的新興局面；至一九三〇年，因為世界不景氣所引起的經濟危機，阿根廷的政治漸趨混亂。從一九三〇至一九七六年，阿根廷不停的爆發軍事政變，先後經過廿一年的軍事統治，並且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除了貝隆（Juan Domingo Peron）以外，任何民選的政府均未能完成法定任期。

一九四〇年代，極端國家主義的貝隆，曾把阿根廷的經濟帶到破產的邊緣，但是他在一九五五年被軍事政變推翻以後，阿根廷的政治仍然深受貝隆主義的影響。阿根廷軍方經常為了壓制貝隆主義的勢力，或不滿意民選政府對貝隆主義的態度過於軟弱，而不斷的發動軍事政變。一九六二年三月急進黨的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總統以及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伊利亞（Arturo U. Illia）總統，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軍事政變推翻的。

一九七〇年以後，阿根廷已陷入難以解決的經濟危機與社會騷亂之中^①。罷工、示威以及貝隆主義左、右兩派的衝突，層出不窮；而軍事政府亦經常在究竟是實行自由經濟，抑或實行國家經濟政策的爭論中鬭爭不休。一九七二年九月，軍事政府首長拉努西（Augustin Lanusse）為求國內和平，結束軍事統治，乃於一九七三年三月還政於民，舉行大選，而使得居住在西班牙的貝隆得以東山再起，再度當選總統，但就職僅數個月即一病不起。一九七四年六月，貝隆夫人依沙貝（Isabel Peron）以副總統身分繼承其亡夫遺缺，成為阿根廷第一位女總統。由於她缺乏政治經驗，不久她即在經濟混亂、政治癱瘓、工人罷工以及共黨武裝組織「人民革命軍」（Armas Revolucionaria del Pueblo）及貝隆主義左派武裝組織「蒙特尼羅」（Montoniro）擴大

註① *Japan Times*, April. 2, 1976, p. 2.

暴亂等情況下，陷於無法挽救的困境。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三日，阿根廷又爆發了軍事政變，結束了貝隆夫人就任僅廿一個月的政權。

一九七六年軍事政變後的政府，爲了消除極左派的威脅，重建社會秩序，乃採取極嚴厲的鎮壓措施：如解散工會、控制大學、禁止所有政黨活動，對所有暴力活動均依軍法處以死刑。然而軍事鎮壓不僅未能遏止左派的恐怖活動，反而擴大了左、右兩派的流血鬭爭。由於軍方要消除顛覆、實行強力的鎮壓，乃以「寧可錯殺一百，而不放過一人」的政策，導致很多無辜的人民在刑求與殺戮下犧牲。負責此項行動的極右派恐怖組織「阿根廷反共聯盟」(A.A.A.)和安全人員，爲避人耳目，唯恐引起國際間不良反應，乃以精密的計劃，從事對那些左派或可疑份子進行綁架和暗殺。所以阿根廷在最近這七年的軍事統治中，有一萬人死亡，三萬人失踪，四十萬人逃出了阿根廷^②。

在起初，軍事政府的鎮壓，雖然造成很多阿根廷人民的不安，但仍有大部份阿根廷人民滿意軍方能夠維持社會秩序，挽救經濟危機，對軍事政府懷有希望和信心。譬如，一九七六年軍事政府的經濟部長霍斯(Jose Martinez de Hoz)，一開始即宣佈廢除所有社會主義或貝隆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而要建立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他強調吸收外資、增加生產，並解除各種限制，力求農牧與工、礦業平衡發展。當時他的主張很受企業者的歡迎。可是霍斯所主張的自由經濟很快即遭遇困難。首先是阿根廷軍方以各種手段向外國吸收資金，要以爲數一百五十億美元的擴軍計劃，以支持軍事現代化發展。軍費的大量增加，必然會阻礙經濟建設，尤其是企業界對自由經濟大有受騙的感覺，而不再與軍事政府合作；冶金、化學以及各種重工業都反對軍事政府的擴軍政策。最嚴重的是，至一九八一年三月霍斯辭去經濟部長的時候，阿根廷的外債已增加了三倍，從一九七六年的一百億美元增加到四百億美元。其所引起阿根廷急速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失業增加，使得阿根廷的經濟危機成爲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所僅見。

另外影響阿根廷最大的，乃是近七年的軍事政府一直沉醉在一個「大阿根廷主義」的夢鄉裏。因此，軍事政府充滿了擴張野心，不斷的要挑起對外衝突。首先是阿根廷與智利的領土糾紛，由於阿根廷的挑釁，使一個世紀以來都未能解決的貝格爾水道(Beagle Canal)的糾紛突然變得緊張^③。一九七八年阿國軍政府拒絕國際法庭的仲裁，並派海軍佔領了貝格爾水道中的三個小島^④，使阿根廷和智利瀕臨戰爭邊緣。後來因爲教皇出面調解，兩者的衝突未再擴大。此外，一九七七年間，阿根廷海軍司令莫

註②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 1983, p.25.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3, 1984, p.3.

註④ 在南美大陸極南端火地(Tierra del Fuego)和哈恩角(Cape Horn)之間的三個小島包括有：納瓦(Nueva)、里諾(Lennox)和佩東(Picton)。

斯拉 (Massera) 即已企圖佔領福克蘭羣島，因為當時的政府首長維特拉 (Jorge Rafael Videla) 和空軍司令阿諾斯汀 (Ajo-sti) 反對而作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陸軍司令哥里地瑞 (Leopoldo Galtieri) 經過暗中的策劃，並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軍事政府首長維奧拉 (Roberto Viola) 下臺，然後他以總統和兼任陸軍司令的身份，掌握了軍政大權。哥里地瑞要挽救經濟危機，實行自由經濟，乃無條件的接受美國的路線，但是他更想創造一個強而有力的軍事政府，企圖以民族主義振奮阿根廷的民心士氣，所以他任命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的外長柯斯達 (Nicamar Costa Mendez)，準備以強硬的外交來爭取福克蘭羣島的主權。可是至一九八二年初，英國仍在拒絕就福島主權問題與阿根廷進行談判，並且開始加強對福島的防衛，而引起哥里地瑞政府決定先發制人，派軍佔領福島。四月一日，阿根廷軍隊突襲福島，擊敗英國皇家海軍駐軍。當時，除了急進黨領袖艾方新 (Raul Alfonsín) 之外，所有政黨和人民對軍方此一行動均表示熱烈的支持和鼓舞。可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阿根廷在福島戰爭中失敗，而後投降，不但使阿根廷人民感到無比的沮喪，更使阿根廷軍方受到很大震撼。阿根廷人民把福島戰爭失敗的責任，歸咎於軍方，嚴厲的譴責軍方只能對人民鎮壓，却不能保衛國家，而成爲軍事政府的致命傷。

貳、阿根廷大選及艾方新總統的重要措施

阿根廷在福島戰爭中失敗，不僅是阿根廷歷史永難忘懷的一頁，亦是阿根廷歷史的轉捩點；特別是阿根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突然降到零點。在福島戰爭中，陸軍是最脆弱的一環，所以沮喪、惱怒的阿根廷人民，對海、空軍指責較少，而主要是針對經常獨攬政權而又不能保衛國家的陸軍。近七年來以陸軍爲主的軍事政權，不僅控制著國家金融、重要企業、工會組織、新聞傳播，並且不斷的對人民鎮壓，事實上陸軍早已成爲反對派的敵人。雖然福島戰敗以後，阿根廷三軍首長革除了哥里地瑞總統的職務，推由前陸軍司令畢寧 (Reynaldo Bignone) 取代，但仍未能平息國人的不滿情緒。從一九八三年初，阿根廷有數十萬人示威，要求結束軍事統治。三月廿八日的大罷工，曾使阿根廷的交通癱瘓、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幾乎所有工商業都停止了活動。左派武裝組織乘機製造暴亂，軍事政府已完全失去控制。另一方面，福島戰爭失敗，軍人蒙受重大挫折，軍中亦引起強烈反應，大多數軍人均不願再干預國家政治，於是迫使軍事政府不得不宣佈還政於民，準備自由選舉。

在阿根廷大選期間，雖然各政黨均展開競選活動，但實際上却是兩大政黨——「人民急進黨聯盟」(Union civique radical del pueblo) 和貝隆派的「正義黨」(Frente Justicialista de Liberacion) 對抗的局面。一九八三年十月卅日，阿根廷大選結果，急進黨聯盟領袖艾方新在一千四百餘萬選票中，獲得七百四十三萬多票，獲票率爲五二%，取得選舉團中的三百一十八個選舉人票，超過半數。貝隆派正義黨候選人魯德 (Italo Luder) 獲五百七十一萬餘票，獲票率爲四〇%，取得二百五十

八個選舉人票^⑥。最後在十一月卅日由選舉團選舉人開會，通過艾方新以多數票當選為阿根廷總統。艾方新的當選，不但結束了阿根廷多年來的軍事統治，亦結束了貝隆主義對阿根廷四十年來的影響。

艾方新一九二六年生，現年五十七歲。他曾進入軍校，一九五〇年又取得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法律學位，先從事新聞工作，然後執業律師。他最早是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南一百里的卡斯洛莫(Chaslomus)市開始政治生涯。一九五二年他廿四歲時當選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會議員。在一九六三年急進黨領袖伊利亞總統執政時期，他已是國會下院中急進黨的主席。一九六六年因為伊利亞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他辭去了國會議員的職務。至一九七三年艾方新在急進黨中的地位開始上升，他曾支持該黨領袖巴爾賓(Ricardo Balbin)與貝隆派的康波拉(Hector Compara)及貝隆先後競選總統，但均告失敗。因長久以來急進黨即受貝隆派的壓制，一九七三年一月廿八日貝隆逝世，急進黨聲勢大增。一九七六年軍事政變推翻了貝隆夫人伊沙貝，艾方新乃創立「人權協會」，勇敢的反對軍方的暗殺與刑求。一九八一年急進黨領袖巴爾賓去世，一九八三年艾方新即成為急進黨左派的領袖。然後他一改巴爾賓的傳統中間路線，以改革、創新、中間偏左的路線取得對急進黨的領導權，一直到一九八三年三月，他經由急進黨推選為總統候選人。

艾方新在大選期間，極力抨擊帝國主義、主張人權，反對貝隆派的集權主義。他能擊敗貝隆派的魯德，一方面是他尊重自由、民主與道德的傳統，喚起青年與中產階級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亦迎合了新的潮流，在貝隆派內部不斷分裂中，吸收了不少貝隆主義份子的支持。

艾方新總統已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就職。在他組成的新政府中，大部份是急進黨份子，其中內政部長托柯里(Antonio Troccoli)與貝隆各派均有良好關係，特別強調自由與人權，主張尊重聯邦主義的地方分權。外長卡柏杜(Dante Caputo)只有卅九歲，是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即出任艾方新的顧問，對急進黨的羣衆運動有很大貢獻。國防部長柏拉斯(Raul Borros)在急進黨中有長久的歷史，曾出任伊利亞總統時期的農業部副部長。勞工部長莫卡西(Antonio Mucci)曾參加過社會主義黨，一九五八年加入急進黨，一九六〇年代已是工會的副秘書長。他主張工會民主化。此外，經濟部長哥利斯布(Bernardo Grespun)、衛生部長米利(Aldo Neri)、大眾傳播部長哥朗薩(Roque Caranza)都是第一次出任公職。

艾方新就任總統已有半年。從他處理經濟危機、調查軍事統治期間的失蹤人口、廢止軍事戒嚴法、任命新的軍事首長以及改組阿根廷原子能委員會、停止核子武器生產等重大措施來看，艾方新已使阿根廷面目一新，成爲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給予阿根廷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艾方新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仍面臨很多困難，如要使阿根廷情勢好轉，仍要作出很大的努力。現在

先把他處理經濟危機、整頓三軍和修改核子政策等三大措施作一分析。

一、經濟危機：當前艾方新面臨的最大難題即是如何解除經濟危機。在一九八三年阿根廷物價上漲了三〇〇%，通貨膨脹率是四〇〇%，外債已達四百三十六億美元。進入一九八四年，物價又上升了三一%，通貨膨脹率已達五〇〇%。在一九八三年全年小麥輸出不到廿五億美元，還不夠償還已到期的外債本息。面對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艾方新政府首先採取了以恢復生產和壓制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其中包括減少公共開支、控制物價、降低利率、鼓勵出口，並同國際金融機構重新談判貸款的條件和延期償還債務等措施。因為當前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降到二十年來的最低點，所以艾方新不主張增加稅收，而是要以增加對外輸出來償還外債，準備在未來一年能償還一百六十億到一百八十億美元的外債。為了增加輸出、開拓國際市場，他不願意採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並希望國際市場亦能減少限制。

可是迄今，艾方新仍無法克服外債的壓力^⑥。當前阿根廷的外債已接近四百四十億美元，在拉丁美洲的負債國家中，佔第三位，而阿根廷的外匯存底不到五億美元，一九八四年初季的貿易赤字是卅五億美元，從今（一九八四）年初開始，阿根廷已無力償還已到期的六億美元的本息。因此艾方新乃聯合南美洲外債最多的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家商討如何應付外債的壓力。他曾企圖說服各國採取一致的賴債行動，但未被巴西等國所接納。雖然美國已答應協助阿根廷償還已到期的五億美元本息，但阿根廷則拒絕接受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要求採取經濟緊縮的條件。艾方新認為，如果他接受經濟緊縮措施，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將瀕臨危險。

事實上，艾方新的經濟復興計劃迄無進展，通貨膨脹繼續惡化，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社會暴亂又逐漸擴大。能否解決經濟危機，仍然是艾方新能否獲得阿根廷人民擁戴，使其民主政治穩固的最重要關鍵。

二、整頓三軍：艾方新總統就職不到一星期，即指派十六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調查近七年軍事統治期間失蹤人口的問題。據人權組織透露，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期間，阿根廷軍事政府在強力鎮壓措施下，以特別法庭秘密拘捕和審訊，而後刑求、暗殺或失蹤的人口約有三萬人。這些失蹤人口包括左派份子、自由派、基督徒、知識份子及工會重要份子等。前軍事政府的領袖維特拉、維奧拉、哥里地瑞以及陸、海、空軍司令等均遭拘捕。前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警察首長康波斯（Ramon Camps）將軍已承認在軍事執政期間，他曾主持暗殺行動，由他負責執行的約有五千人^⑦。

艾方新總統除了迅速對軍方過去誤國行為進行法律追訴外，為避免軍人跋扈、再發動軍事政變，乃改組武裝部隊，取消三軍

註⑥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No. 59, 1984, pp.1-7.

註⑦ Le Monde, Jan. 7, 1984, p. 5.

總司令職位，而由總統親自擔任三軍統帥。在他的澈底整頓下，有一半的陸軍將領和三分之二的海軍將領被迫退休。他任命傅爾南地 (Julio Fernandez) 出任三軍參謀長，阿林地茲 (Jorge Arguindeguy) 出任陸軍司令，阿朗薩 (Ramon Arosa) 出任海軍司令，瓦爾尼茲 (Teodora Waldnez) 出任空軍司令。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軍費最高的國家，它的軍事預算經常是巴西、智利、委內瑞拉以及秘魯等國軍費的總和。近幾年來，阿根廷的軍費幾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四〇%，軍事工業及與軍事工業有關的工業幾佔工業生產的六〇%。軍事費用龐大，負擔沉重，自然阻礙了阿根廷城市和鄉村的經濟建設與發展。所以艾方新總統首先就要削減軍備、廢除徵兵制，以縮減財政開支。但是陸軍仍反對減少軍力，海、空軍要求軍備現代化，而使艾方新的軍事改革遭到阻礙。同時，軍方反對艾方新成立調查委員會，所以調查軍事統治期間侵犯人權的情況，亦引起軍方的不安。於是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就有六名高級軍官密謀發動政變，企圖推翻艾方新總統。七月十日艾方新再作軍事改革，撤換軍事首長，解除陸軍司令阿林地茲以及第三軍司令巴比魯 (Pedro Pablo Mansill) 的職務，指派哥斯塔伏 (Ricardo Gustavo Pianta) 接替陸軍司令，李華斯 (Hector Rios Erenu) · 赫米 (Mario Jaime Sanchez) · 皮諾 (Victor Pino) 分別出任第一、三、五軍司令。

三、修改核子政策：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發展核子的國家。一九五〇年貝隆政府，已成立「阿根廷核能委員會」(CNEA)，在意大利和法國協助下開始核子發展計劃。一九五八年阿根廷建立第一座 5mw 的核子反應爐，一九六三年成功的進行核子分裂實驗，一九六七年建立處理鈾原料的工廠，一九七四年又建立 335mw 的核子反應爐。一九七六年阿根廷已在利用核能促進工業發展，開始在柯多巴省 (Cordoba) 建立核能發電廠。一九七七年阿根廷軍政府為加速核子發展，而由海軍接管核能委員會，並擬訂大規模核子發展計劃，除了要建立專供研究用的現代化電子加速器以外，還要建立一座 700mw 的核子反應爐。因此，阿根廷投入核子計劃的費用日益龐大，只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三年間，即投下了廿五億美元，另外還向國外貸借了五十億美元。

阿根廷一向主張核子獨立發展計劃，不接受任何國際間的限制。從一九七〇年即傳出阿根廷已開始製造核子武器，但它不僅拒絕簽署「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並且亦拒絕簽署「拉丁美洲禁止核子武器條約」(又稱特拉特洛爾科條約 Treaty Tlatelolco)。福島戰爭以後，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負責核能委員會的海軍將領莫特羅 (Castro Nadero) 曾聲言，為了鞏固國家安全，阿根廷必須擁有核子潛艇和發展核子武器。從此阿根廷的核子發展更受到國際間的注目。

當今，艾方新總統為減少國際間的憂慮，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乃改組核能委員會，任命一個文人阿爾貝多 (Alberto Constantine) 來主持，而結束了海軍對此一組織的壟斷。現在美國正促使阿根廷的核能發展能接受國際監督，雖然阿根廷國會已通過修改阿根廷核能委員會的章程，俾使阿根廷能簽署「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及「拉丁美洲禁止核子武器條約」，但艾方新總

統還無意接受美國的建議，使其核子發展納入國際監督。

叁、艾方新總統對福克蘭羣島的立場

阿根廷大選以後，艾方新總統決心要解決兩項最重要的國際爭端：其一是和智利的貝格爾水道爭執；其二就是和英國的福島主權糾紛。在一九八四年一月，經由教宗的調停，阿根廷和智利外長在梵蒂岡談判，雙方同意儘快的以和平方式解決貝格爾水道問題，預計在今年雙方可簽訂一項和平條約。至於福島主權問題，雖然艾方新總統不要再把阿根廷拖入悲慘的戰爭，而願意與英國談判，但是由於英國堅持不放棄福島主權，故迄無任何進展。

阿根廷恢復民主，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對阿根廷前途均保持樂觀的態度，所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曾主動的向新就職的艾方新總統致意，並讚揚阿根廷由軍事轉為民主政府。因而她建議兩國恢復正常外交與經濟關係。美國在阿根廷恢復民主以後，已在設法協助其解決危機，並宣佈解除對阿根廷的武器禁運。

但是英國的示好，並不是要在福島主權方面向阿根廷讓步。柴契爾夫人曾一再表示福島主權是不可談判的。而艾方新總統則一再強調阿根廷願意尊重聯合國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準備就福島主權問題與英國進行談判。他認為英國最好是和平談判轉移福島主權，他願意保證福島一千八百個居民的利益。在艾方新總統的構想中，如英國轉移福島主權，阿根廷亦應作出讓步，所以他有仿照「香港模式」，由英國承認阿根廷對福島的主權，則阿根廷可以考慮把福島租借給英國卅或五十年^⑧。

可是艾方新總統此一構想並非新物，從一九七五年雙方在聯合國調停下，經過多年的談判，並無任何結果。在一九七四年英國亦曾建議與阿根廷共同開發福島海域的海底資源。當時兩國已同意採取共同行動，促進阿根廷和福島之間的物資與人員交流，祇是一九七五年七月，阿根廷又提出反建議，要求英國先承認阿根廷對福島的主權，然後阿根廷再把福島租借給英國。因為英國拒絕討論福島主權問題，雙方談判毫無進展，從此兩國關係漸趨緊張。

一九七五年十月，英國聲明派遣專家到福島海域探勘海底資源，邀請阿根廷合作。阿根廷不但不予理會，並且爲了要在福島海域行使領海權，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派遣一艘名叫史托尼號（Stormi）的驅逐艦，攔截在接近福島以南八海裡海域作業的英國查爾頓號（Shackleton）探測船，以報復一八三三年一月兩艘英國戰艦強行登陸福島，以武力驅逐島上阿根廷居民的宿怨。因爲自一八三三年英國佔領福島以來，阿根廷一直視福島爲其領土之一部份，所以即使英船在距阿根廷海岸四五〇哩的海域

註⑧ Le Monde, dec. 22, 1983, p. 4.

作業，仍被視為侵犯其領海。由於查爾頓號探測船事件，阿根廷召回其駐英大使，凍結了兩國的外交關係。

誠然，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阿根廷有意就福島主權問題向英國讓步，並且願意與英國共同開發福島海域的資源，但問題是倘若阿根廷接受共同開發的建議，則阿根廷將永遠喪失對福島的主權。基此理由，當前艾方新總統的立場仍是和以往一樣，除非英國承認阿根廷對福島的主權，阿根廷對英國任何建議均不可能退讓。

在另一方面，要英國承認阿根廷對福島的主權，不僅福島居民反對，即對英國在福島戰爭中犧牲的二百五十名英軍，亦無法交代。所以英國為防制阿根廷再度入侵福島，乃加緊從事在福島的軍事部署。現在英國在福島駐守四千名軍隊，並且在軍事設施和修建機場方面已用了三億五千萬美元。英國對福島的防衛費用每天要一百五十萬美元。這對英國亦確實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英國有意把福島納入北約，以減少英國的負擔。

艾方新總統為打開僵局，很希望美國能幫助阿根廷和英國談判，一方面解決福島主權爭端，另一方面則促使英國停止在福島的軍事部署。因為他很擔心福島軍事化，可能使南大西洋的爭端擴大成超級大國的衝突，乃極力主張南大西洋成為非軍事區^⑥。基此，艾方新反對北約在福島建立軍事基地，他認為這樣會引起蘇俄亦要在安哥拉建立同樣的軍事基地，如此南大西洋就會變成第二個印度洋。艾方新為了阻止南大西洋情勢惡化，曾多次呼籲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拉丁美洲系統，以保衛大西洋拉丁美洲的安全。艾方新總統亦建議美國支持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拉丁美洲公約，但此一公約不同於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所倡議的包括美國、南非在內的南大西洋公約，而是一個面臨大西洋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公約。

當前艾方新總統要防止福島軍事化比爭取福島主權更為積極。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艾方新訪問西班牙，他和西班牙總理崗薩雷茲（Felipe Gonzalez）共同譴責兩大超級強國的爭奪所引起的地區衝突，聲言要以和平方式達成領土主權的完整，相互支持對福克蘭羣島和直布羅陀主權的要求。艾方新還特別譴責英國政府有意把福島納入北約安全體系，聲言決不容許南大西洋成為一個新的印度洋。

肆、阿根廷政局及對拉丁美洲的影響

艾方新執政已有半年，他嚴厲整飭軍隊、努力抑制通貨膨脹，不顧軍方的反對大幅削減軍事預算以及刺激投資、鼓勵出口、提高工業生產等等。但是，這一連串的重大措施，仍然面臨很多的困難。最重要的是，雖然貝隆派在大選中失敗，但在參院仍然

擁有多數席位，且仍繼續控制著勞工運動。如貝隆派不予支持，則艾方新政府將會遭遇更多的阻力。因而今年五月廿日，艾方新總統再度邀請貝隆夫人返國，希望她能說服貝隆派領袖們不要再引起國內政治的混亂。經過再次對陸軍首長及軍事將領的更換，阿根廷軍方似不再可能推翻民主政府，而阿根廷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均表示支持艾方新政府渡過難關。祇是當前面臨的外債問題和福島主權問題，仍是阿根廷最敏感的問題，包括貝隆派在內的反對派都不會容許艾方新政府對這兩個問題的外交活動採取低姿態或失去立場。所以如果艾方新對這兩大問題處理不當，即可能引起反對派掀起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福島主權問題而言，經由巴西和瑞士的安排，今年七月間阿根廷和英國首次在波恩（Bern）舉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可是阿根廷代表仍然強調對福島的主權，導致談判不到兩天就告破裂^⑩。據阿根廷外長卡柏杜發表聲明說，阿根廷重申福島主權是重要問題，但英國拒絕討論福島主權，而使談判毫無意義。顯然的，在波恩的談判中，英國想恢復與阿根廷的正常關係，而阿根廷則堅持要英國先承認其對福島的主權。英、阿對福島主權的爭端，如果英國不在主權方面作出讓步，則今後恢復談判將更加困難，國際間亦更不容易打開兩者的僵持局面。

美國和阿根廷的關係，已因福島戰爭而遭創傷，美國很願意幫助阿根廷，使其在西半球扮演重要角色，所以雷根政府仍在努力改善與阿根廷的關係。可是阿根廷自一九八〇年就已遠離美國，並加強與蘇俄的經貿關係^⑪，企圖在兩大超級強國之間走不結盟的路線，迄今艾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尚無重大改變。艾方新政府繼續以蘇俄為小麥的最大主顧，並繼續和古巴貿易，更深受西歐國家的影響，反對美國雷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近年西歐的社會主義——民主浪潮在拉丁美洲產生很大衝擊；阿根廷、委內瑞拉都支持「康塔多拉」集團以和平方式解決中美洲流血衝突^⑫。他們既反對美俄在此一地區對抗，更拒絕陷入美國控制下的和平。所以今天美國在中美洲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阿根廷、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以及巴拿馬都反對美國的軍事干預。很明顯的，艾方新總統將不會追隨美國路線，其對外政策，將是在兩大超級強國之間，如何促使拉丁美洲國家團結與合作，尤其

註⑩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0, 1984, p. 30.

註⑪ 自一九八〇年以來，阿根廷和蘇俄的經貿關係漸趨密切；一九七九年阿根廷對蘇俄穀物輸出不到二百萬公噸，至一九八一年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七十萬公噸，佔阿根廷穀物輸出的七七%，已成爲阿根廷第一大貿易伙伴。一九八三年蘇俄爲了減少貿易赤字，蘇俄進口阿根廷穀物稍有減少，約一千二百萬公噸。然而蘇俄則援助阿根廷建立發電廠、鐵路地下化以及兩國簽訂航空協定、正式通航等（*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 1983, p. 25.）

註⑫ 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由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巴拿馬等國，在巴拿馬康塔多拉島（*Concordia*）召開外長會議，一致主張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一個個所謂「康塔多拉集團」。自一九八三年四月，該集團四國外長聯袂訪問中美洲五國，並與各國總統及外長交換意見以後，已先後舉行了多次四國外長會議或邀集中美洲五國外長舉行九國外長會議。

是此一行動已表現在拉丁美洲國家要採取一致的立場來對付他們所欠的龐大外債。

從今年一月，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在厄瓜多首都基多召開會議，討論他們的外債問題，使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對外債問題採取一致行動。五月間，由於美國利率仍居高不下，拉丁美洲國家三千五百億美元的外債，又額外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息。至今年六月間，阿根廷和巴西、墨西哥及哥倫比亞總統曾聯合致函在倫敦參加七國高峯會議的元首，說明當前拉丁美洲國家外債重壓，影響經濟不斷惡化，且在最近八年支付的利息已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由於利息不斷增加，外債亦就跟著增加，幾乎每年都要增加廿五億美元的新債。因而他們一致要求美國降低利率，並顧及拉丁美洲國家的實際困難，准予延期償還外債。如何解決外債問題，確實是關係著阿根廷前途的最重要課題，所以阿根廷總統艾方新正企圖利用集體力量，強調拉丁美洲國家必須團結才能對付外債問題。無疑的，這將使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從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變成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不僅關係到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且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政策與美洲國家關係亦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單位：十億美元

國	家	公 債	私 債	總 計
巴	西	62	38	100
墨	西	76	18	94
阿	根	29.9	13.9	43.8
委	內	28	6	34
智	瑞	7	14	21
秘	利	10.7	2	12.7
哥	倫	6.7	3.8	10.5
玻	比	3.8	1.5	5.3
厄	維	5.25	1.6	6.58
烏	亞	3.3	1.3	4.6
多	多	2.9	0.6	3.5

資料來源：Le Monde, jun. 25, 1984, p. 24.

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南美洲國家幾乎都是軍事獨裁政權，其後南美洲的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等國的軍事將領們都已先後把政權交還給人民，經由大選而成立了民主政府。阿根廷大選以後，南美洲的民主浪潮更為高漲，其影響已傳到巴西、智利和烏拉圭。巴西已逐漸恢復民主，國會議員和州長已經由選舉產生，而最後的民主階段，將決定於一九八五年的總統選舉。智利軍事政府雖然仍在懷疑民主制度，但是智利人民要求恢復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迫使軍事政府正考慮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還政於民。所以艾方新總統的民選政府如能成功，不僅可以解救阿根廷的危機，為阿根廷建立起新的形象，亦會加強整個南美洲的民主趨向，為南美洲國家的政治樹立一個新的典範。誠然，艾方新總統的任務是艱難的，但是他主要的「王牌」是人民的支持。無論如何，阿根廷人民對他充滿信任，而艾方新亦自信能夠把阿根廷從危機中拯救出來。

(一九八四年七月廿四日脫稿)